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八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江石芸傳

豫章 吳良樞 璠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  
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  
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  
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  
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常日午而明或曰此龍

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我烏能得。唯無失。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為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壓下讀易。終日不為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為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

不知我也。况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滌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仍者自當借光，梓入闡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去點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蕭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歎糜鹿不辟。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揖而脩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餽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餽之。不解。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

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趣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嚼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鷓鴣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  
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  
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

外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壁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間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察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

聖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中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句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瘵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

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卽  
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  
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  
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  
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  
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  
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秦寧以病卒諸生廖  
愈達家愈達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  
子子吳長祚子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

之夫爲榮華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蔑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關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請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旣割。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投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

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  
及痢瘡諸篆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  
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邈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欽定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乃  
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  
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道  
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鄢陵  
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  
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  
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  
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

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  
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  
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  
去時姊夫爲令于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  
聞汝擊仇仇復活今福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  
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挺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  
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  
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  
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  
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  
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  
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  
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  
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  
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  
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舉玉笏。

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上 賊定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舉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  
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  
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  
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閻黎  
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閻黎尚  
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閻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  
下物亡矣人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

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 襄 澹 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  
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囚人之國而不以死殉  
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  
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  
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嫌之多矣余故悲其志  
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娼呼爲翹兒美  
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儻歌則善吳儻歌教

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挑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顏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儉父之多金者。則口笑之不。予一盼睇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歙人羅龍文。曾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躡最久。兼睺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後徙貧無賴。方為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思。士傾財。

結友接臂痛飲推所驅綠珠與之薦軍每亦不辭酒  
酬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  
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  
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  
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  
若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  
三十五年闖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  
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  
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旣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書

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曉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味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賞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界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昵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熾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善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



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  
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詣海營攝傳  
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  
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  
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  
納欵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  
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個  
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  
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

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渤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  
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  
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計縛麻  
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叩首而入是時趙  
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  
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  
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  
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  
進會人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織珍海倉皇

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  
佐命翠翹歌吳飲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刻  
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脊亂亦橫梁郢袖與  
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  
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旣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唐  
江中恒怏怏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  
之斃一首又屬一首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湖長號大  
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

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  
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  
勢與熾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  
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偈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  
偈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于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偈  
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卽死居然行  
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  
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

畫苑三高一  
士傳之一

毛光舒

惟貴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  
繪事，御製天縱。一時侍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鏡、李在，  
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如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  
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  
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  
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  
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  
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嘗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

貴傳之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觀之卽進所造懔然自  
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稱意將托此  
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亾所愛此技不足爲也  
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  
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  
徒智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  
數奇雖得待詔亦憾軻亾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著筆  
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子欽進鍛工耳而  
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

殫精而屑近翫戴若操槌鍛金爲生感慨徒業卒成  
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  
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  
其畧帶匠氣禎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兼工山  
水則尤不可及也

髯樵傳

顧 彰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徒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



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檜毆流血。驚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脇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上量甚宏。大汝居位。卜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

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  
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徹。苟為橫鞭。膜  
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警遣之。乃止。負兄骨歸  
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鄰氏女為室。婚有期矣。  
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為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  
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併庇。兄不得伸。學奇  
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為我  
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  
泣。髻去鬻身為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

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髯得聞。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髯。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髯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髯第三與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速。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髯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髯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髯

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獲  
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  
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將不信。歷  
問三四人。言如一口。搥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  
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  
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  
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搥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  
亦幾幾難之。况樵子乎。搥無姓名。吾師吳頌鈞曾爲

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彛梗槩亦可以知所做乎。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綁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蓆形影。于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箚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濺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

聲震。窾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于釜上。僭仆就室而卧。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于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

憲以爲奇考。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後  
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大  
卜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旣考試畢。進  
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  
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  
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  
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  
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  
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



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  
方耳睛光滿眸子頤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  
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  
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  
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  
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  
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  
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成

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  
惡言希乾事子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  
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  
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  
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  
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  
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爲予言孝子爭惜屬口  
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

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愬 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溪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稱。穉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

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始。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

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看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

之友哉。

山來曰孔子論齊武子謂其愚不可及匪獨愚忠  
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  
最妙○又曰今之義氣滿洲類能生搏虎豹使萬  
夫雄而在當必與干城之選矣

卷之八終

廣初新志卷之九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劍俠傳

王士正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毳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



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  
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  
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  
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  
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獯至尼菴入  
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  
有小門福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  
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珠貝鑄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  
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

而闔方愕然相顧。條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亾矣。急往市詢遊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其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姬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姬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姬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眾聚觀。果紅綃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姬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賞金數千。赴京師。途宿

古廟中。扁額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鎖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真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溪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

息不得已。弟從其言。北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驢。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堦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髻。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

院爲門而去。餽之食極豐。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懼。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跪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子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辭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

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  
照李洗馬應鷹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愨  
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

元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絲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



浴于溪水底有物。槎牙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其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

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

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寔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斤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卽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

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寯，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寯每取手中瀝水，叮哇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寯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逃津問芸者，不答。公寯取柳葉布田，盡化爲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戴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

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  
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旣數已前定。雖欲不毀。  
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  
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  
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篋中。篋俯地。受寄。若有神物  
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  
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并明日往。跡與石俱不  
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咻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箕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

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粵光  
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  
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  
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  
福壬寅歲四月避著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  
秋皆作三月据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  
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鋼  
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  
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若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及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



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卽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中立樓牖。而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三十一日四日。候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日二十四日。候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

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共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倂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溪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名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亾三年。里有張義。向豐任家。往樵山中。碎聞幽篁。淡箏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翹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

夫也。曰：妾貌已癯，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忌？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作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溪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

何也

寶婺生傳

陸次雲

雲士

寶婺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婺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勦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

始且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  
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  
人。俟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  
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  
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  
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  
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束云。蒙子還金。事  
偕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  
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乘主人之



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明，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歸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憬然曰：

我知之是婦卽君婦矣。君旣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途相遇。

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婺之遇更奇亂離之際  
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  
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  
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  
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歎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母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弟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

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薄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士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

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祀陸子容事

王 晔

錢塘陸子容名翥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

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  
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  
松栢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釭半滅。惟有月映  
總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塋。且告以故。祖塋把其詩  
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  
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  
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  
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  
哉。夫幽明異路。縱其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



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其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此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雌雌兒傳

錄

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  
孝廉也國初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子里黃介  
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  
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  
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  
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  
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旣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  
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

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媪。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士。佩玉帝華玉。與松江倪永。

清爲子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居荒山。以竹筩演山鳴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亞由客曰。昔陽羨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筩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定峯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久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歛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歛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孀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箴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

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欽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益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管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岸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白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躡跡之。至一僻小聚。

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  
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鬢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  
祭其亾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  
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撮一敝繩床命公坐已乃  
泣告曰妾擬畫祭亾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  
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  
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  
人沒來幾載祭旣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  
戾官老儒才豐命嗇沒于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

未亾人伉儷情淡。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視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旣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旣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



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  
忍噓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為殉  
耳言已歔歔久之易箘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  
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旣而笑曰文義高深非  
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忤死而食報易  
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  
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  
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  
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

游庠。次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闕關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語。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姬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姬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盈滿。姬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姬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于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

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繁非天。姬曰：先夫之亾，妾柔腸寸斷，因問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微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姬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姬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于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典，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姬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姬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

敦古處。每常忌日。必遣卹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姬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姬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姬語其子以再來。

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爾世事耳俄而某  
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  
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  
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  
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于姬母子有恩者倍酬之  
為姬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  
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姬母子遂為富人又為其子娶  
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為美談老生宿  
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姬母子

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憾矣。